

莲洋升明月

■陈桂珍

晚饭后与先生一起出门散步，行至半路，先生忽然抬头说，你看今夜的月亮有点特别啊。我忙抬头，是啊，今晚的月亮好像特别黄也特别亮呢。

打开手机，我将镜头对准了天上的月亮。可惜手机像素不够，拍出来的月亮就好像路边多了一盏路灯，如果用专业相机拍，肯定效果不一样。

今晚的月亮好像比平时早了点吧，天还大亮呢，这金黄色的满月便挂在了东海的碧波之上，那圆圆的大盘子通体呈现出一种诱人的金黄色，那亮光也太强盛了点，也太饱满了点，仿佛只要稍微一倾斜，就能流淌出无穷的银辉铺满全世界。

我和先生静静地伫立在莲花洋畔，任凭海风轻轻吹拂我们的脸庞，那丝丝咸咸的味道是海边独有的气息，夏天的舟山东南风比较多，迎风站一会，感觉特别舒服，白天的闷热气息在渐渐消散。

此刻展现在眼前的莲花洋波光粼粼，在金色月光的抚慰下，洋面微波荡漾，好似亿万朵睡莲此起彼伏。洋面上无数跳跃的碎金，随着海浪的呼吸，一明一暗，一闪一烁，给人无限的想象。相传一千多年前的唐代，日本僧人慧锷从五台山请得观音像归国，就是在此受阻，海面涌现铁莲花，最后观音佛像被留在普陀山，普陀山从此成了古时第一个观音道场。

目光从莲花洋上收回，落在不远处的海面上，那便是朱家尖跨海大桥。朱家尖跨海大桥旁边并列着另外一座大桥称为“观音大桥”，两座大桥是连接东港到朱家尖的通道。这金色的月光下，两座大桥仿佛拥有了生命。你看桥上的路灯亮起来，与天上的明月、海中的波光交相辉映，相融相合，美不胜收。那修长的桥身横跨海面，桥灯如链，恰似一条威风凛凛的长龙，静静地卧于碧波之上，龙身闪烁着流光，倒映在水中，随着波浪起伏，仿佛真龙出水，欲要腾空而起，直奔那轮金月而去。

这“长龙卧波”的景象，与“月满莲洋”的意境，竟构成了一幅动静相宜、古今交融的美好画卷。那洁净的月光安静又豁达，千百年来一丝不苟地照看着这片海域；大桥上整天车水马龙，那是流动的风景，是现代文明在沧海桑田间留下的雄奇笔触。一静一动，一柔一刚，在今夜的莲花洋上完成了最美的相遇。

再看此刻的莲花洋，海浪拍打岸礁，发出节奏明快的交响，如同大海的心跳。月光洒在脸上，让人心生宁静。在这浩瀚的天地间，面对这一方金色的光影，我们世俗的烦恼显得多么渺小。今晚的这轮金月，照见过千年前的李白、杜甫，也照见了今天大桥如虹，它见证了多少沧海变迁，看过人间多少悲欢离合，今天它依然是如此年轻、如此热烈、如此令人着迷。

夜色渐渐浓郁，月亮已升到中天，看上去已没有刚才大了，但是月亮的光芒依然，那清亮的光晕在它周围形成了一道巨大的光环，整个海面在它的笼罩下处在一片神圣的氛围之中。我和先生就这样站着，久久不愿离去，只想将这一刻的温柔刻入心底。

月满莲洋，微波闪烁，金龙卧波，天地大美。在东港莲花洋畔赏月，这是舟山人的幸福。今夜，相信这金黄色的月光，一定会照进许多人的梦里，温暖这美好的人间。

月是故乡明

□小芥

直到真正坐上去杭州的大巴车，舟山的轮廓才慢慢在我的脑海中清晰起来。

离开这座我生活了19年的岛，去往一个陌生的城市求学，看着舟山跨海大桥上匆匆的车流和桥下沉默的海水，我的心中慢慢翻腾起不舍，此时对舟山的思念更加清晰。

小岛小岛，我舍不得你。

眼前勾勒出高中的上学路。清早急睁开眼，路过定海一中的大门，穿过爬满爬山虎的黛瓦白墙，穿梭在同样为生活而匆匆奔波的人潮之间，我就到了我的母校田家炳中学。

我尤爱校园的晨光，一点点金色的碎隙洒在石板路上，温柔地拂过我的脸，慢慢唤醒我尚且朦胧的意识。树丛间的鸟儿是极多的，三三两两地栖在枝头，清脆的鸣叫划破定海的清晨。

这或许就是一个普通却又充满意味的场景，曾经的我大概会觉得有些单调，现在回忆起来却只想再走一遭。这样回忆里带着鲜艳金色和嫩绿的夏天，人生中能有几个呢？未来再去校园的树下走走，我会摸着树干不变的纹理，再想起为未来奋斗的这个夏天。

更舍不得的是舟山的人。

第一次远离家去外面住宿，让我更加

留恋家中的安适。母亲总做梭子蟹菜羹给我吃，父亲爱自己晒点虾干，外婆喜欢做呛蟹呛虾；还有我的老师和朋友，地理老师递给我吃的椰子脆片，朋友分享给我的巧克力，这些人和物构成“家乡”这个词语最生动的部分。

家乡的人是有温度和气味的，那是令我最熨帖和安心的东西。现在那些离我很近的人和物，正在舟山跨海大桥的另一端看着我慢慢驶离家乡。我还是忍不住落下泪来，却又不想让自己显得太懦弱——可想家有什么丢人的呢？舟山，我刚离开就开始想你了。

怀着这样孤独和忐忑的心情，我的脑中又模糊地闪过在舟山生活的片段，别的地方会有这么宜人的气候吗？别的地方会有那么多的海鲜吗？别的地方会有一样慢慢却又满满的生活吗？我无法预料，但这座生我养我的小岛，静静地沉淀在我眷恋的记忆深处。

中秋将近，往昔此刻，我并不会有多么深刻的触动；今日我离家，方咂摸出一些思乡与离愁来。

很快大巴就下了跨海大桥。我看着窗外消失的海蓝色，意识到自己已经离开舟山了。

小岛小岛，我舍不得你。

从月饼想开去

□冯惠明

即使已经不大喜欢吃月饼了，还是会买一些，因为过中秋节需要仪式感。不知是社会发展太快了，还是月饼的变化太慢了，这也不能怪月饼，能变到哪里去呢？无非是里面的馅料花样越来越多了。

当然，一年一次和家乡月饼店老板的联络，也挺有趣的，一晃已是许多年了，每次联系都有时光流淌的感觉，仿佛我们是老朋友，在这节日里可以聊上几句，其实也只不过是问候一下，提醒我又过了一年。有时还能听到老板表扬我“很孝顺”，其实我心里清楚，给家乡的父母买几块月饼算什么孝呢，大约是一晃十几年了，这份牵挂的心意，超出了月饼本身。

还能再买多少年呢？这也是个沉重的话题。父母说已经吃不动月饼了，不要再买了，但我很固执，或许是想借着月饼作为亲人间交流的载体，毕竟平时也只是有事才打电话。不知为什么，我总不愿意打电话，也许是因为电话里不时会听到一些不太好的消息，形成条件反射。

记忆里，老家有时到中秋节时还是很热，那时我们放了假，还能到快要收获的玉米地里去吃一种野果子“黑黝黝”，都已经熟透，非常好吃。暑假还是太热了，尤其是钻密不透风的玉米地，也说明“黑黝黝”的诱惑很大。有一次，本来是和父母一起去收庄稼，看见了一处“黑黝黝”，就离开庄稼地偷偷跑去摘，天黑了才回家，被父亲批评了一顿。中秋是秋收前的一段窗口期，很闲适的，可以尽情地享受过节气氛，那时不强调团圆，一家人日常在一起，现在离家遥远、天各一方，更怀念那些以前

不曾珍视的团圆。

仿佛只有家乡的中秋、儿时的中秋，才算是中秋，这种仪式感印刻在记忆中，无法改变。不在于吃什么，而在于一种感觉。父母已经习惯了自己过节，包饺子，炒几个菜，园子里的豆角、茄子大概也只剩下最后一点了，肉也没那么金贵，还是土灶烧出来的老味道。一家人围坐吃饭，是最寻常的烟火人间。

中秋节还有些特别的回忆。那一次，外婆在我家过节，可是家里没什么钱，过不了像样的节，于是我用积攒了大半年的两元钱，买了几条不大的鲫鱼，在没有油的锅里炖了，放了大酱也很香。也许因为其中有我的贡献，味道格外不一样，有几分苦涩、几分自豪。至今想起来还是那么温暖，因为那份回忆里，有我的外婆、我的家乡、我的少年。

中秋节，有时还能吃上西瓜，因为经了霜，味道不一样，特别好吃。几个小伙伴有空会一起去骑车，那是我们附近唯一的柏油路，飞快地骑行在一望无际的原野，周边的风景特别美丽，骑累了歇一歇，吃几根冰棍，都是难得的美味，清凉又解渴。

关于晚上的月色，似乎印象不深，我们没有高雅的赏月的习惯，但看着头上那一轮月亮又大又圆，清光一片，映照千里，真是美好的景象。有机会回家过节，一定要好好地再看一看，在月下散散步，当传统的民俗风情已经被现代生活不断地驱逐，那份珍藏在岁月里的记忆才显得更加美好。